月夜雪山路

★陈见坪

安永鸿 摄

（上接2月6日四版）“阿吾，我实在走不动了，找一处山岩旮旯，歇下来吧。”年轻人提议，“喔，搞不得哦，再难走也不能歇下来喔，歇下就起不来了，危险，必须走、必须走。”年长些的那个回答。

是哦，这“危险”的说辞根本不是危言耸听。在德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在冬季里徒步翻越雪山，都不用“走”这个词，而全都说“爬”，爬雪山。说“爬”就比说“走”要谦恭得多的。走，是可以时不时歇一会儿的；爬，就是不可停歇的——你就是爬也要爬过去。曾经在那个年代，有“公路六团”的工人，冬季里翻越雪山回家探亲过年，或结伴或独行，半途歇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到漫长的大雪封山期过后，人们找到的只是冰冻了的人的雕像，坐在原地，或盘腿或蜷缩着，睁着眼睛，面容上还留有似笑非笑的表情，那是因为极寒的冰冻把嘴角的唇肌拉向了面部两侧，像咧开了嘴无奈的笑，而眼睛微张凝视着某一处，貌似平静的诡异中透着深深哀情与悲壮。

缺氧又极度的疲乏之后，歇下来，整个身体放松、放松……任你再强健的体格，血液中的含氧量都大大的不足，使得大脑的思维处于混沌、迷蒙状态，神志逐渐模糊。由外向内浸入骨髓的寒冷，把躯体变得麻木、僵硬；迷迷糊糊地不知不觉中，不由自主的放松和懈怠被极度疲惫的躯体魔性般的加剧了。这时候，任你多强大的意志力都抵不住因缺氧而模糊了的神志，不断松懈着的身心和逐渐放松了的肌体驱逐、赶跑了求生的本能意志。

长时间在没过胯间的积雪中踏脚拔腿所消耗掉的体力，原本希望在稍稍的歇息之后可以恢复，却在白茫茫一片的雪野中永远地消失了……

爬雪山的装束，是须得十分慎重地掂量了自身体质之后做出决定的，保暖就要厚重、负重；轻捷就会单薄、不耐寒。哪有现今十分轻便又保暖的专业登山羽绒服和防水、耐寒的登山靴呢，没有。可想，那时候登山装束的任何一种选择，或厚重或轻便都是避不开玩命、冒险的。

行进中，下半夜凛冽的寒气把路上深深的积雪冻结得坚硬起来，可以支撑住人的体重，渐渐地脚步就没有陷下去，移步行走也就轻松了许多。可同样的，腿脚也愈发地冰冷和沉重，弯腰摸摸腿和脚上的鞋，仿佛是生长在自己下肢的两个硬邦邦冷生生的大蹄子。

清朗明亮的月光下，旷野的景却是更加的壮美了。扎拉雀尼露出峥嵘的雄奇峰峦，像个块头十足、顶着苍苍白发的安详老头，端坐在西方天际之下。它脚下那一双孪生姐妹样的U型谷，像两只在辽远的亘古时候就盛满过青稞美酒的巨大银碗，如今依然一丝不苟地供奉在大神的案前。南北一整个纵向伸展的雪山大阪，就是大神安眠的卧榻。月光下白雪皑皑的整座白马雪山，焕发着旷古以来的冷凝壮美，夜色中一种不可多见的悠远旷达的壮美。

那种美是大自然在暗夜里把一切未知和凶险都掩埋起来的美。亮晃晃幽静的月光下，一切龌龊销声匿迹，夏季里被牦牛们一坨坨遗留在牧场上的牛粪，都被净白的雪和纯洁的冷装饰得冰清玉洁。壮美的景观和冷酷的自然就是那么结缘，那么地天造地设。现在想来，当时要是配上一曲阿坝州松潘的扎西尼玛那种高亢嘹亮的嗓音，悠远豪放地唱起长调《黑帐篷》的话。 那种优美的乐感和悠长旷达的旋律，融入这壮阔美景，将会使那个跋涉中年轻人懵懂的灵魂都将要忘乎所以地、轻悠地漂浮在月光之下，把疲惫而沉重的躯壳，毅然抛弃在冻结了的大地上了。

地球上的各个角落，都有各种各样威胁生命的艰难和凶险，可这儿的凶险却是那么平静地隐藏在壮阔的美景之下，不动声色。只安静地把凛冽的凝冻慢慢地浸透入所有蠕动着的热血生命，把不停搏动着的一颗颗红色心脏都冻结成了坚硬的水晶石，才不管那一颗颗都有着温暖情欲的心，在凝冻前有没有被丘比特神奇的小箭杆射中过。哇！冷酷无情又风光绝美的大自然。

是的，就只说这个年轻人吧，这次雪山徒步的经历是他那种有些另类的强烈自我意识促成的，不太好，有些过于强烈。现今网络中有一位才学大咖颇具思辨才华和深广见识，他说：“一个人的生命分量，取决于自我所占比重的高低。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父母荫庇占到大半，自己所历分量不足，就会失去自我。失去自我的人生，就会迷茫、苦累。就会承受着来自于内心深处自我成长的冲击，感受到终日惶惶不知所措的空虚。”

然而这个爬雪山的年轻人却是自我过头了。他是被失败冲击后，在颓丧的心境下不觉地隐隐生起了自卑，又仍旧把自己太当回事儿。而执拗地向着未知凶险的大雪山走去的，似乎这样才可以证明自己不是个怂货，才能把颓丧失落的自卑感狠狠地踩在脚下，终归是年少轻狂了。要知道自信心不是这样就立起来的，方向搞错了，还有些偏激。

你就翻过了大雪山，也一样证明不了什么的。大雪山也不会给你颁奖，发你一张“自信心合格证”呀。

“幺三七”和“幺四四”两处大沟谷中，在夏日里奔涌着的清凉山泉，已经被白牦牛躯体一样的大冰坨牢牢罩住，看不见一点流水。饮水固然不成问题，一把雪花入口化为清泉，也有随身干粮充饥。然而最大的艰难还是腿脚，整整近三十公里的雪地徒步，已不停歇地行进了十几个小时，苦了累了一双腿脚啊，脚板与鞋袜之间缝隙里都是一层薄薄的冰渣，鞋袜和裤管冻成了硬壳子。

月亮已不知不觉地移到头顶正中，天一直冰冷地的晴着。因为高原上晴天夜间的那种彻骨的冷，没有了云朵的黯黑天幕中，大多数的星星都冷得缩回了更遥远的深处，只有愈发显得明亮的月儿似乎在这旷大的天际只为了他俩高悬在几万里的空中，也像在一派冷白的光亮里透着些些隐忍不定的怜悯。

方圆数百上千公里范围的三江流域，一切都在沉沉地酣睡，只在白马雪山宽阔脊梁的大阪上，扎拉雀尼峰卧榻前，有两个蝼蚁般的小人人在茫茫雪野上踽踽行进着……

离“幺四八”垭口大概三四公里的山脊弯道处，隐隐地看见有一点忽明忽暗的灯光在巨大宽阔的弧形垭口处闪烁，不是牧人小屋，肯定不是。 谁啊？哦……那是气象局设在雪山垭口的观测点，任是再恶劣的天气里也有一两个人值守。啊啧啧……这下有救了。

俩人这最后三四公里的路不是行走过去的，是被自己不知不觉拖过去的，因为他俩的魂魄早就飘飞到了那处救命小屋，而冰凉的双腿和沉重的躯体是被求生的强大欲望无奈地拖拽过去的，他们至今都回忆不起来是如何走完那最后的一段路。所以，只能说，是拖过去的。

歇下了的腿脚，在这时候是绝不能去碰触高温的，不能接近火炉，不能接触热水，一点都不能。脱下鞋袜，用干毛巾把冰冷的湿气擦拭干净之后，最好有人帮助用双手慢慢揉搓至少几十分钟，然后让它在暖被中慢慢地自行恢复。若是热火烤了，热水泡了，很容易致残。当年这两人因为太疲累了，钻进人家工作人员刚好空着的暖被窝中，就沉沉地睡去直到天亮。到今天要去找当年那位好心的气象局工作人员说谢谢都找不到了，都不记得那次向人家告别时有没有郑重地说过谢谢，什么样的糊涂蛋哦！

上世纪中期往后近三十年间的那一时段，德钦小县城民间和机关单位的人们口头间，不时地会流行起关于季节和天气变化的话语，比较热烈，就像现在小区域的新闻媒体，是那个时代强大政治气候下的意识形态以外人们最关心的大众话题，只是自然天时季候的变化莫测与阶级斗争新动向或人民内部矛盾实在是扯不上干系罢了。所以，泛泛的话题最后的结论就是——冬天来了，大雪封山。货运车不跑了，客运班车停发了，邮车不来了，贴着八分钱邮票的信件也过不来了。小小的县城被封闭在巍巍横断山的雪窝窝里，与外界的联系，就仅靠那几台稀奇的，某些单位里才有的，挂着两个大饮料瓶一样的电容的摇柄电话机，和邮电局里才有的那台“莫尔斯”电报机。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打电话的习惯总是先“呜、呜、呜”地快速转动摇柄几圈，然后拿起话筒：“喂！喂！总机、总机，我要州革委会。”接通后就直接问：“喂！你哪个？你哪个？”都很大嗓门的，像是十分迫切、急不可耐地要想结识电话另一端的那个陌生人，唯恐被外界遗忘了似的。或者说，电话那端的人理所当然地知道我是谁，而我也理所当然地要知道他是谁。也确是的，电话那端的人一定会诚实地大声回答：“我是小张，你找哪个？”，电话这端的人也就不在乎到底是李老妈家的小张，还是王老妈家的小张，也是如实地大声告知了情况或诉求了，一切都那么的自然而然，干脆利落。而这两人是从来未曾谋面过的，往后也不会见面的。

从进入冬季后的十月份到来年的三、四月是这个小地方铁定的休眠期。白马雪山被丈八深的积雪覆盖，整个县城人们所需的入冬生活物资都要在入冬前从214国道白马雪山上运送过来。占县财政收入大头的木材和石棉都被封存在一大片浩荡的雪原之中，被阻隔在高傲的白马雪山以北。那时候，澜沧江大峡谷母亲温柔的肚腹中还没有孕育起“德维公路”这个新生儿，214国道滇藏线就是德钦连接外界唯一的通道。

当年，这两人无奈地告别文明社会里的安逸平静，顺从天命时运地长时间徒步行进在广袤的狂野之中，在空阔高远的孤寂之地，心中不时地涌动起一阵绵绵的思亲之情，有些稍稍泛酸的感怀萦绕在胸间。一步一步艰难地也坚定地踏雪和拔腿的机械动作，仿佛是在告慰自己，生命不会轻易泯灭；大口大口吸入的稀薄空气，在胸腑里歇斯底里地把一颗颗氧分子尽一切可能地融入血液，而使得能让头脑保持着清醒的思维，不至迷乱；使得魂魄中那种所有的生灵本就俱有的意志力，不至于被消弭；艰难、困乏的躯体中窈窕的灵魂不至于漂泊到娑婆世界与幽冥阴间的未知边缘。

人类在艰险时刻的生存意志是与生俱来的，实在是出于本能的。在这儿不好用强大和坚定来借喻，真真就是逃生，挣扎着的逃生。

当年那个爬过雪山的年轻人，在前不久驾车驶过白马雪山，雪山之路相比过去，那不是一般的发展变化，那简直是翻天覆地啊。国家强盛了，人民富裕了，感谢政府感谢党！感谢阿尼邓小平！

那张银灰色的面包车一阵风地驶过白马雪山214线宽敞大道，动力强劲地向着“幺四八”垭口疾驰而去，车里一阵阵响起扎西尼玛高亢悠长的歌声，深邃悠远旋律的长调——《黑帐篷》。

赶年集

○卢海娟

农历每月逢三逢九，是我曾住过的乡下的大集。集市就设在乡路上，每到腊月，十里八村的人都会来赶年集。

本就不够宽敞的乡路一下子被堵满了，赶集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汇聚得摩肩接踵。遇见熟人打招呼唠嗑的、纠缠着小贩讨价还价的、几句话不和吵嘴的、跟父母要小玩意被打了巴掌号啕大哭的、只顾发呆丢了钱包拍着大腿懊悔的……混杂着小商贩高低起伏的叫卖声，整个乡路一下子乱成一锅粥。

正午是集市的高潮，苗条瘦弱的，有时就被挤得脚跟离了地面，只能随着人流身不由己地游动，年老体弱的都绕道走。倘若有车想要通过，必定大费周折——人们挤在一处避让，踩了脚的，挤了胸的，碰了头的……要引出好多事故，车辆才能慢慢蠕动着爬过去。

卖衣裳的靠近村外。为了吸引顾客，小贩们都把花花绿绿的服装高挂起来，引得女人们留恋着一趟一趟地走过。乡下人手里的钱不多，要算计着花，一件衣服，看上了，还要货比三家，还要假装走开以此要挟跟卖家砍价。卖家早熟悉了女人们的套路，也不招呼，女人们走过几趟之后，自然会咬牙买下看中的衣裳。

紧挨着卖衣裳的是卖袜子内衣的。过年了，小孩子图新鲜要买新衣服，大人舍不得花这份钱，可也得“沾沾新，翻个身”，内衣便宜又贴身，家人要买，送父母送朋友也可以买，经济实惠，因此内衣一直很抢手。袜子有辟邪、踩运气的说法，过年一定要换上新袜子，成堆的袜子堆在路上，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挑挑拣拣的人。

最多的是卖冻货的。黑玛瑙一样的冻梨胡乱倒在雪地上，一群人挤挤挨挨地挑，小贩声嘶力竭地喊着，过秤、收钱，忙得不亦乐乎；卖鱼的、卖猪蹄的，也是把东西倒在雪地上，堆成堆，鱼和猪蹄是年夜饭必不可少的美味，人们在这些吃食上寄予了美好的愿望：鱼象征着年年有余。猪蹄一定要买前蹄，人们认为吃了猪蹄来年就可以大把地搂钱。

卖年画的卖对联的起得最早，他们要占领好大的地盘才能把字画展示出来。大红的对联，鲜艳的年画铺在雪地上，也有的在两棵行道树之间拉了绳把字画挂起来，红彤彤的大福字，姹紫嫣红的年画让乡村一下子就充满了年的色彩，每一个经过的人都怦然心动流连忘返——美好的日子就在眼前，大家全都跃跃欲试，做好了迎接她的准备。

卖爆竹的案前挤满了男人和小孩子，“爆竹声中一岁除”，仿佛只有爆竹才会为辞旧迎新做最有力的宣言。没有爆竹可不行，乡下人说这是在过哑巴年。腊月里，淘气的孩子常常会让一支爆竹腾空升起，让尖锐的炸响打破山村的宁静，让原本平淡的心起了波澜——新的轮回即将开启，时间又给了我们一记重锤。

卖烧纸的生意也很红火。东北的民俗，过年是要上坟烧纸的，要给祖宗送钱买年货，同时也要点香祭酒放鞭炮，隆重地接祖宗回家过年。大雪覆盖了一切，干冷的天极少刮风，上坟烧纸很少会发生火灾，等到清明时节，正是春风起时，天干物燥反容易起火，这样看来，每一种民俗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环境和背景。

卖肉的案子摆在村口，案子上放了半条猪，只三两刀，便被顾客瓜分了，过年了，亏啥不能亏了肚皮，养好了身体，来年还要下力气干活呢。乡下人不怕大鱼大肉，吃不上山珍海味，有了猪肉便觉得奢侈了，享受了，乡下人的心小眼界窄，容易满足。

也有卖牛肉的，卖自家养的土鸡、自家养的鸭子和大鹅的，买的人却寥寥无几。还有卖电炒葵花籽的，卖电炒花生米的，卖爆米花的，卖桔子苹果的……乡下人都一一算计了买一点。青菜要年前最后那个大集才齐全，捂在厚厚的棉被里，每一种都贵得离谱，新鲜的鲤鱼养在水盆里，也是要最后一个集才去抢上一条——随着人流挤来挤去，心就有些惶惶然了，性急起来，也不管价格如何，抢了东西付了钱，就觉得是一种胜利。

因为我家离集市很近，每个集都要进进出出几次，要买的东西太多了，要拉一个单子一一对照。一次又一次去赶集，一次又一次补上新想起来要买的东西——春节就在这紧张而又兴奋的准备中姗姗地来了。

苗青 摄

母亲的毛线鞋

△耿艳菊

那是个星期天，大厅里寄东西的人多，排起了队。我的前面是一个瘦小的中年女人，衣着随意而土气，行为拘束又紧张。她的双臂微抬着，怀里紧紧抱着什么东西，万般珍重的样子。说真的，那姿势我看着都难受。

她似乎很着急，不住地前瞻后探着。就在她后探的时候，我看见了她怀里的毛线鞋和一个灰色的旧的包裹袋。那毛线鞋是大红色的，鲜亮，厚实，好看。倘若不是离得近，不仔细看，还以为那是两朵盛开的美丽的花呢。这毛线鞋我知道，市场买不来的，那是纯手工的，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你织的吗？真漂亮。我禁不住赞叹道。

女人没说话，只微微笑着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她转回头，打量了我一下，突然对我说，给我闺女织的，她怕冷，又嫁到北方了。

轮到女人的时候，女人显得十分激动，她用衣袖揩了揩面前的柜台，很小心地把毛线鞋放在上面。这时，我才看清女人的一只手竟是残疾的，手成拳头状，只有大拇指能伸开。再看那双红色的如花朵般美丽的鞋时，心里不由得升腾起了一种酸涩，还有敬意。我的一位朋友曾去学过织这种鞋，她有一双灵巧的手，织了一个月，也没有织出这般鲜艳的图案。

女人对着玻璃窗里的工作人员谦卑地笑着，请求着，慌乱而又茫然无助。女人不识字。工作人员一脸愠怒，很不耐烦。

我走上前去，抓起笔，要替她写。女人急忙把那个灰色的旧包裹袋递给我，这上面有她女儿的地址。我写好，又细细地帮她打包，寄出去后，她却落了泪。

然后，我就知道了一个母亲的不易和为难。那个曾经让父母引以为傲的女儿，那个从小听话乖巧的女儿，深深地伤了他们的心。尤其是女儿的父亲，对她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的，要她好好读书，出人头地。而女儿高中以后，就不肯再读书了。不读就不读吧，工作后，却爱上了一个比她大十多岁的男人。那男人他们见过，油腔滑调，不靠谱，不像好人。他们愤怒阻拦，她却像一头执拗的小兽，依然故我，不惜以死相逼。父亲一怒之下，把她赶出了家门，同她断绝了关系，从此再无她的音讯。

几年后，他们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竟然是女儿寄的。这才知道，那个油腔滑调的男人早就弃她而去了。后来，她在同事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老实的北方男人，顾不得北方的寒冷，就嫁过去了。那包裹里是给他们买的衣服，而他父亲始终不肯原谅女儿，把衣服扔了。她也气呀，气女儿，又心疼女儿，悄悄地把包裹袋捡了回来，上面有女儿的信息，那是她思念的方向啊。

偶然间，听说织的毛线鞋暖和。她便去学，吃多少苦，她都不怕。好在，她学会了，给女儿织成了一双厚厚的暖和的鞋子。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女儿再不好，做母亲的却总是放不下她。母亲爱孩子的心，就像大红的毛线鞋一样，无论何时，何境，都是美好如花，煦暖如阳。

手工粉条香

●陈会婷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冬天，我们老家有手工做粉条的习惯。

只见，乡亲们把大块儿的山芋用水冲洗干净，然后用铲子铲碎，用一米见方的白布兜把山芋渣兜起来，挂到高高的架子上，汁水隔着布浸出来，流到一个个的铁皮桶里，然后收集起来沉淀。

沉淀后上面的清水可以挑回家去，熬开，和进玉米糁儿，就是酸酸甜甜的酸糊糊。在我的印象里，几乎大半个冬天，村上的人家都在喝这种酸粥。山芋渣也可以拿回家一些，抟成团放到锅里的箅子上蒸熟，吃的时候浇些辣椒油或者蒜泥，香辣可口，开胃生津，是无上的美味。

最后把湿淀粉放到房顶上晒干，天也开始结冰了，就可以漏粉条了。村里的叔叔伯伯们把淀粉放到大盆里，就跟蒸馒头一样加水和面，只不过是盆比较大，几个有力的拳头同时用力摁，直到没有干面为止。然后放到一边饧上半晌，就可以漏粉条了。

屋子的中间有几口大铁锅，锅里盛满水，最里边的一个下面烧得旺旺的，锅上面挂着一个大漏斗，等水沸腾的时候，挖一块和好的面放到漏斗里，几个强壮的汉子喊着号子，轮流用拳头捶打漏斗里的面，面就会从漏斗的眼里向外涌，一根根粗细均匀的圆粉条齐刷刷地漏下来，他们捶打得越卖力，粉条就下得越快，长到能垂到沸腾的开水锅里时，蹲在锅旁的人快速地用手抓过来掐断放到开水锅里，粉条迅速地变得无色透明了，然后再快速地用竹筷子挑起放到旁边的冷水锅里，另外有人在冷水锅里一把捞起凉透的粉条，挂到一根约一米长的细木棍上，挂到外面的架子上去。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不一会儿粉条就被冻住了，变得硬梆梆的。第二天太阳出来，干冷干冷的，几天后粉条就晒干了。到这时，才算大功告成。

那时候，漏粉条这一系列的工序全是手工，他们之间配合默契，动作娴熟，有条不紊，坐在爷爷怀里的我不禁看呆了。这时，伯伯从锅里捞起一根热乎乎的粉条递给我，我站起来，把粉条的一头放进嘴里，哧溜一下，还没有咂摸出啥味道来，就咽进了肚子里，这个动作也是一气呵成，比叔叔伯伯们的动作还娴熟。大伙问我粉条是什么味道的时候，我有点后悔吃的太快了，仔细回想一下，滑滑的，软软的，带着丝丝甜味，还有淡淡的香味。可是当时的我怎么也说不出，大人们看着我抓耳挠腮的模样，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也随着笑起来，屋子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或许幸福本身，不是拥有一段时光，而是记住一段时光。那段手工漏粉条的时光留在了我的生命里，挥之不去！

拥抱春天

△张叶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朱自清的这段话，说到了人们的心窝里。漫长的冬天是一场修行，让人收敛了锋芒和张扬，在这场寂寞的跋涉中，春天，成为多数人共同的期盼。在春光里，有那么多可以做的事，一件件细细想来，一幅缱绻明丽的画面就徐徐地展开了。

有晴好阳光的上午，想象自己双臂变成了翅膀，和燕子与风筝一道儿，穿过微醺的风，穿过俊俏的柳，让心向白云边飞去。春江水暖，陌上花开，曲廊水榭多丽人，在绒绒的花影中，在淡香的空气里，人是容易将梦境和现实混淆的，湖那边可有玉人吹箫？悠长的雨巷中，丁香一样的姑娘是谁呢？

春忙的农人，甩开了膀子，让自己和种子，都尽量地沐在阳光里。我曾见我那可爱的姥姥，脚下生风地播种土豆，一望无边的田垄，我大呼着：“天呀，何时能种完？愁煞人呀！”姥姥的话干脆利落：“多好的天气，多好的春天，我就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个‘愁’！”一年之计在于春，辛勤的人在秋天抢收，在春天抢种，他们总觉得，四季有四季的玄机，无论忙闲，每一个春夏都是最好的馈赠。

杨花是最早的信使，毛毛虫一样的外表，一点不美，却饱含着有趣的故事。杨花随风凋落一路的时候，杏花就开了，接着就繁花似锦。对着一朵含情的桃花，或者娴静的玉兰，该说些什么好呢？“泪眼问花花不语”，花儿被自己美得忘记了回答，它们比谁都沉醉于这春风满溢的世界。桃红柳绿正是美人的颜色，也是美人的心灵。徐志摩说，爱妻小曼“有着爱花的癖”，她说“一样是芬芳，满花与残花”，可不是吗，花开花香，花谢泥香，春天，是人人得幸拥有过，却谁也留不住的良辰美景。燕子归来寻旧垒，清风明月不待人，在最好的年华里，该相爱的尽可去相爱，该相守的从春天出发走向天长地久。那些有过伤痕的人，在春天里，晒晒太阳，心情该好些了吧！

特别喜欢柳絮飘飞，这是上天赐予人间的第二场雪。忆起少女时节，烂漫四月天，最爱与闺蜜穿着及踝长裙，去校园附近的树林玩。俯身嗅野花，伸手接柳絮，吟哦诗词，陶醉于青春的“一帘幽梦”。

“感谢风，感谢雨，感谢阳光照射着大地……”从来爱听琼瑶剧中的曲子，“感谢天，感谢地”，感谢春天带来的一切。

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
本报地址：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8224019 传真：8289000 记者部：8222759 编辑部：8223550 副刊部：8226346 广告部：8230970 印务中心：8881620 网络部：8881015